

皇清經解續編

皇

清

經

解

集

編

皇清經解卷七十六

學海堂

毛詩稽古編

吳江陳處士 昶源 著

大雅

文王之什上 正大雅

文王

文王受命作周歐陽據敘語以駁鄭氏稱王之說謂敘言受命作周不言受命稱王也信矣但詩書言文王受命皆言受天命也天命之豈僅命爲諸侯乎緯書赤雀丹書之語雖不可信然改元布號諒應有之必非仍守侯服也卽以此詩觀之於文王則曰其命維新於殷則曰天命靡常明謂天以命殷者改命文王矣雖不顯言稱王而其實已不可掩也向讀武

成書已有辯今因歐陽語復論之

文王受命之年先儒論之各異以爲受命九年而崩者孔安國
劉歆班固賈逵馬融王肅韋昭皇甫謐之說也以爲受命七
年而崩者伏生司馬遷之說也案武成誕膺天命九年逸周
書文傳解文王受命之九年召太子發以是證之則九年之
說信矣康成不見古文尙書又不信逸書故以七年爲斷

孔疏謂文王受命之五年勞還帥勞訖被囚其年得釋卽以歲
莫伐耆六年始稱王此言非也受命改元縱未稱王其形已
露况三分有二儼然勁敵紂豈得囚之旣囚豈得復釋揆之
情事當不爾矣又左傳

襄三十一年

衛北宮文子云紂囚文王七

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懼而歸之斯語定不謬孔謂其年

得釋與七年之期互異尤未可信也至六年稱王本於康成
乾鑿度注原屬臆說史遷周本紀皇甫謐世紀皆言受命元
年卽稱王矣

文王篇言文王受命作周故首章卽言受命之事首二句言未
受命之先德已著見於天末二句言旣受命之後事天治人
皆能奉若天道中四句正言受命之事而仍以德之顯命之
時相醜而言蓋作周之本在於受天之命受命之本在於與
天合德詩美文王德乃第一義矣集傳以首二句爲文王旣
沒而其神在上昭明于天以末二句爲其神在天升降于帝
之左右是以子孫蒙其福澤而有天下舍人而徵鬼義短矣
案呂記引朱子初說本與古注合後忽易之不知何見

疊字見於易詩禮記爾雅爾雅云疊疊勉也易疏繫詞詩傳王

記注禮器

皆用此解則勉義非無徵矣宋徐鉉以說文無疊字

欲改疊疊文王疊字从女从尾董道從而和之又引崔集注
作媿媿文王爲據皆謬說也經典字不載說文者多矣可勝
改字崔集注宋世已無其書不知董氏何由見也宋庠國語
補音謂經典相傳皆作疊字改之驚俗當矣董又引說文云
媿勉也案今說文云媿順也竝無勉訓又媿字許慎本讀若
媚其無匪切乃徐音也

陳錫哉周朱傳解爲上帝敷錫於周非也陳錫謂文王能敷施
恩惠豈指上帝乎左傳兩引此詩皆釋之曰能施國語一引
此詩卽承之曰布利皆與毛鄭合矣哉字毛訓載鄭訓始其

訓爲語詞者李氏之謬也集傳用其說而復代以于字哉與于本不相倫可通用乎至載始兩訓毛鄭雖殊然載亦可訓始其曰載行周道王肅述毛意耳左傳國語引此皆作載左傳羊舌職云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宣十五年造周正是始義國語芮良夫云載周以至於今載周與至今首尾之詞也與造周同義韋昭注云載成周道載成者始成之也惟杜預左傳注曰載行周道預事晉武帝肅實帝之外王父宜乎襲用其語矣

本支百世不顯亦世言君世爲君臣亦世爲臣也所世皆顯德之士不在譏世卿之例矣又春秋時周召毛凡蘇蔡諸族皆周初公卿後宣十年左傳疏云鄭駁異義引尙書世選爾勞

又引詩刺幽王絕功臣之世然則興滅繼絕王者之常議世卿之文於義何居此篤論也可見世卿自是先王舊典不始於東周也譏世卿乃公羊子之說非春秋本旨

思皇多士皇訓美者呂記引顏氏之說也

毛云皇天也

於緝熙敬止

緝訓續熙訓廣者歐陽氏之說也

毛云緝熙光明也

假哉天命假訓

大者蘇氏之說也

毛云假固也

此說之異於先儒而有理者也

有商孫子臣有商之子孫也言天命之如此二語意本協此箋

義也今云卽有商之孫子觀之既不接上義下語又複出矣

殷士膚敏裸將于京毛云殷士殷侯也疏謂卽前商之孫子當

矣士者男子之通稱五等諸侯及公卿大夫皆可得此名此

文凡周之士思皇多士濟濟多士卽其明證集傳曰諸侯之

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則殷士者商子孫之臣屬其說本漢書師古注朱子自言最愛顏說茲其一與然釋士字何其拘也二王之後來助祭有振鷺之詩微子來見祖廟有有客之詩二頌所美何嘗指其臣屬耶且前章云商之孫子侯于周服此服黼舁而裸將正侯服之事如何以臣屬當之

王之蓋臣傳云蓋進也箋云王之進用臣當女祖爲之法夫多士士周楨文王進臣之事也詩之文義前後相應古注允矣今解爲忠蓋之臣恐大迂蓋本染草之名詩人以其音同故借爲進義毛公得於師授當不誤也由進而復轉爲忠不已遠乎今忠蓋二字習爲常語忘其本訓

永言配命集傳曰命天理也天理卽德耳言修復言配不旣復

乎源謂此篇凡八言命當通爲一義正詩敘受命作周之命也其命維新帝命不時假哉天命上帝既命言命之歸於周也一言靡常兩言不易言命之所以去商而歸周也文王與天合德故能受之成王能述修文王之德則亦能配之配命者謂配合上帝眷命之意配命之實不外聿修配命之效自致多福四語意相連貫毛鄭但云配天命而行不云何者爲命正以此詩屢言命其義本同不須復解也

聿適皆訓述毛義也亦雅義也

見釋言

德卽爾祖之德故云述而

○修之句義又相接成矣今以爲發語詞未知何本

駿命不易釋文云易毛以豉反言甚難也鄭音亦言不可改易也然此詩毛不爲傳孔疏述毛則仍用鄭說甚難之解其出

於王肅孫毓與案大學引此詩鄭注云天之大命持之誠不易也彼釋文云易以豉反注同則康成初說原以爲難易之易箋詩時改之耳

宣昭義問毛訓義爲善鄭訓爲禮義之義釋文云義毛音儀鄭如字蓋音隨訓異也朱傳則訓從毛音從鄭

天無聲臭難可倣倣欲順之者當法文王此正見文王德合於天也與首章義相應矣朱傳解於昭陟降皆以爲其神在天則已非合德之意至末章傳又言文王與天同德終首章之義何前後之不相顧也

大明

大明縣二篇集傳皆以爲周公作之以戒成王不知何本殆因

文王篇而連及之耳夫文王詩之爲周公作僅見於呂覽呂覽之言出於戰國策士非傳信之書錄其說以存疑可也文王篇尙未可確指爲周公况此二篇乎

大明敘云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夫文武皆有明德皆受天命敘於文言德於武言命互文爾前篇專言文王此篇由文而及武欲言文則追本王季大任欲言武則追本太姒詞雖泛及意有專歸猶思齊亦言任姒而總以頌美文王立言當有賓主也敘獨言文武得詩之旨矣朱子辨說曰此詩言王季大任文王大姒武王皆有明德而天命之非必如敘說是謬矣詩書但言天命文武不言命王季也况任姒婦人亦受天命乎周南敘僅美后妃之德化朱子猶大譏之以爲

禮樂刑政悉出婦人之手及自爲辨說則謂婦人而受天命是何言之相戾耶

明明在下章毛傳目文王鄭兼指文武爲一篇之總括鄭說勝矣近皆以爲泛論其理則不然敘言有明德正指首句明明言耳若泛論明明不得解爲明德當兼美惡爲義與敘不合况詩中凡言明明皆爲美稱茲何得獨異又敘言文王有明德與天命武王意互相備是顯以詩之明明爲文武之明德矣以爲泛然論理尤不合也案詩主美周而首章爲全詩發端先言周之得天見周所以興繼言天之棄殷愈見周所以興此總言之下七章方詳述之耳若章首徒泛論其理章末又言殷而不言周與全詩絕不相蒙恐無此篇法

天位殷適傳云紂居天位而殷之正適也疏引鄭氏書敘注微子爲紂同母庶兄事釋之夫同母而分適庶最非通論且事出呂覽不見正經何足深信鄭據之以釋書敘孔又據之以釋詩過矣微子庶而長故爲元子紂少而適故爲正適名稱自合何必同母乎

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箋云摯國中女曰太任從殷商之畿內嫁於周疏申之云殷商爲有天下之大號而云自彼以商對周故知自其畿內此語得之集傳以爲商之諸侯皆謂之殷商不必定在畿內此未必然也就商時言則周亦商之諸侯不得獨名摯爲商而與周分彼此也自成王時追述而言則摯亦周耳非商也文義難通不如畿內之說當案周

語云摯疇之國由大任注云二國奚仲仲虺之後夫仲虺雖國於薛旣相湯致王爲開代勲臣其子孫當別有食采於王畿如周之周召二公者則摯爲畿內國信矣又唐書世系表云祖己七世孫徙國於摯祖己者仲虺之後此語非是季歷娶婦時尙未爲世子乃古公初年也計古公在位去武丁未久祖己事武丁其子當與古公同時此時大任己生於摯安得其七代孫方國於摯乎宋洪邁言唐書世系表皆承用各家譜牒故多謬誤良然矣

曰嬪于京朱子以爲疊言以釋上句之意又引書釐降二女子滄汭嬪于虞證之此本鄭箋然非詩旨也上句來嫁于周詞甚明白何必重言以釋之哉况堯典孔傳本謂舜能以義理

下二女之心使行婦道於虞竝不如朱子所云也王肅述毛
曰盡婦道於大國正與書傳同意優於鄭矣

文定厥祥毛以文爲大姒有文德而祥爲善鄭以文爲納幣之
禮祥爲卜吉意各別矣孔疏申毛旣言大姒文德又言文王
以禮定其卜吉之善祥則文字作兩解殊少畫少而以卜吉
爲善祥亦非毛訓祥爲善之意也竊謂昏乃嘉禮毛云善者
猶云嘉禮耳大姒賢故文王聞而求之是當時嘉禮因大姒
文德而定毛意當如此

岐周卽今鳳翔府岐山縣在府城東五十里莘國在今西安府
同州郃陽縣南二十里有古莘城二國皆在渭水之北所謂
親迎于渭者當是循渭而行非渡渭也造舟爲梁不知過何

水傳箋無明文嚴緝以爲渡渭恐非是

造舟爲梁造字慥草阜三音俱可讀本作船說文云造古文从舟方言云船舟謂之浮梁玉篇云天子船曰船廣韻云以舟爲橋曰船此其證矣案傳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本爾雅文也彼注李巡曰比其舟而渡曰船舟孫炎曰船舟比舟也然則比舟乃船字本義餘訓皆借耳觀古文从舟可見左傳船舟於河

昭元年

孔疏云船爲至義言舟相至而

並比也船本爲比舟何必由至義以通之迂矣集傳云造作也作舟于河比之而加版夫訓造爲作是詩僅言作舟耳作舟止成舟如何便成梁耶苟不補出比義詩幾爲不全語矣續文維莘續大任之女事者維在於莘也長子維行莘之長女